11

V
B192
S10F6
1503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六

禮記

人物

雜傳

據土全民侯時歸正一人子午人附

僊遊縣

五代

陳洪進字濟川楓亭人今馬母西有故宅并墓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留從效殺黃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為援羣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尤溪賊千人遮道不得前洪

進紿賊曰福州泉州已為義師所襲爾輩復為何何人戍守即
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于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
賊遂潰渠帥數人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以為本州馬
步行軍都校是歲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贇延政子繼
成為刺史許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號令建州福
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
江南明年泉州留從校效叔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為清源
軍節度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
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
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
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為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

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
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
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
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顯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繫漢思洪進不
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
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
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遠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
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
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涖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
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
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荊湖威震四海洪進

大懼遣衛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稱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
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
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
進遣使奉表言為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
觀其傾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
端屢移主帥恐其地理遼遠制御有所未逞朕以書軌大同恩
威遠被嘉其欵附已降詔書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為
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
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歲又貢白金
萬兩乳香茶藥萬觔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
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
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顥為節度副
使文顥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脩貢朝
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資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為試協律奉
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時安遣其子文顥
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
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
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至賜錢千萬
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以其子文顥為團練
使文顗文頊並為刺史洪進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
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顧歸
益地之圖輙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

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
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
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
賞于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榮戟在門龜紐
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脩肆覲之儀暨江表平先皇厭世會
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
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使蕃之澤六飛遊幸
每逢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
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于君軒心
遂忘于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掌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
區負海之邦遂為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
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奬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
驅策各希元造稍霑鴻私太宗擢詔嘉納之以洪進為武寧軍
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
各令市宅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祀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
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以疾
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忠順中使護喪葬事官
給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
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
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銛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
州刺史入貢至宿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閤門祗候
文顯字仲達洪進領漳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遷泉州馬步

軍都軍使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
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顯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末幾代還時太宗
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為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
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
文顯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傳先人之墳土
未朝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
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
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
忠勳未忍捐棄宜賜誡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
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
虞部員外郎為西京作坊使宗元殿中丞文顯初為泉州右軍
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
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寶末江南平洪進遣第三子文顯入
貢文顯不欲行乃遣文顯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
嘉之及洪進歸朝授文顯洪州刺史會升房州為節鎮換康州
刺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為從事文顯深禮之委以郡政
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貢授左武衛大將軍知
漣州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為康州刺史留京師大中祥
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知州事須置供擬頗勤至詔
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改衡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
幾代還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
故六年卒年七十二

文頴始為泉州衙内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州刺史
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
使歷知海濮濰沂黄五州信陽軍所至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録
其子宗綬為大理評事孫永弼永昇為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
子中舍
文頴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禄當至萬石
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頴始生乃以文頴為子欲應其
言初補泉州衙内都校又為衙内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
朝為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為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
溥為登州團練使文頴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
頴頗知書亦工畫子宗絳為殿中丞俱宋史本傳

列國陪臣才行可録九六人莆田縣一人僊遊縣四人興化縣一人

仕偽閩

莆田縣

潘承祐字乾休高祖皇仕唐為潮州別駕因居常泰里承祐初
仕吳為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群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
因棄官歸閩遂歸建州及王氏據閩仕為大理少卿屬王延政
領鎮武節度辟承祐判官閩主曦與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
承祐屢請息兵修好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
氣益悖慢承祐長跪彊諫其言益切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
肉可食乎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早
死為幸久之乃解及僭號以承祐為吏部尚書而用其佞臣楊

思恭為兵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唐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多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南唐吳越為隣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延政大怒削其官爵勒歸私第及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入南唐為衛尉少卿改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州縣多用其言唐主以其弟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遣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可用唐主乃以文稹等隸景達為諸將皆著奇效俄遷禮部侍郎就除尚書致仕隱于豫章之西山卒子孫遂為洪州人子慎修自有傳出資治通鑑及綱目等書

優遊縣

鄭元弼良士之子初仕閩為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于晉致書執政辭者不遜晉祖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奏曰昶夷貊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足為喜得其惡言不足為怒陛下方敦示大信懷柔四方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晉祖奇之賜帛遣歸後仕曦為諫議大夫曦嘗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不宜加箠楚曦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為事會朱文進殺曦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依王延

政為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官至別駕元龜第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
郎元瑜官至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
家八虎（出僖路志）
致堂胡氏曰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為元弼正論而自
屈王安石談經佐主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曰禮不可以庶人
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曾元弼之不若而
世猶尊信之何哉
陳郯家貧力學通五經閩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而
典親兵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鏻心忌之竟誣以謀叛族誅
郯掌仁達牋記並收屬吏使者籍沒仁達家惟得郯歌詩文藁
而已閩主嘉伏不誅擢為宣徽使充內學士以便佞被親信通
文中擢檢校太傅時術者言宮中當有災祖徙南宮避災而宮
中火祖疑連重遇軍士所縱以語郯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
率衛士縱火焚南宮祖斬關而出已而見殺（出十國紀年等書）
陳郁少篤學博覽群書手不釋卷仕閩主曦為諫議大夫奉朝
請未嘗關預機務每歸沐在第鎖門焚香誦經故得免於禍年
八十一卒（出清源志）
董思安初朱文進弒閩主曦而篡之署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
史時審知子延政亦僭號建州思安因與留從效王忠順合謀
興復王氏遂殺紹頗立延政從子繼勳為刺史思安身長九尺
勇冠一時南唐兵攻建州思安與忠順領兵赴難戰數不利或

說二人以去就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今危而叛去天下其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無有叛者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全其衆奔歸泉州其後南唐以為漳州刺史時從效之弟從願為副使酖殺思安自領州事出清泉志

興化縣

陳齊鶻仕陳洪進為指揮使嘗告洪進以輸誠歸疆兩全忠孝其後洪進納土為忠順之國齊鶻贊相有力焉曷孫從龍早孤甫冠通韜略人入武學宋紹熙元年以累舉推恩擢第一人監邕州稅卒于官出閩人物志

時危遘難前志失紀凡二人

莆田縣

國朝

陳繼之涵頭人革除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乃奏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時文廟以誅君側之惡舉師於北京繼之聞有建白輒肆指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因與太常寺卿分宜黃子澄兵部尚書漂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侍講寧海方孝孺戶部主事平涼巨敬兵科給事中西安韓永等俱列名奸臣榜夷其族

陳彥田惟新里龜塘人父立誠字仲仁洪武初舉秀才授保德州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知縣坐罪廢凡十六年起家除歸安縣丞尋復以罪被誅家衆籍沒謫戍雲南之臨安彥田祖七秀母塗氏子善需皆道卒僅存祖母郭氏至蜀遇赦無所資以還

時同縣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收彥回為其家人因改姓名曰
黃禮稱祖母為母既而積良亦謫戍他方彥回轉依南充縣丞
于中和會閬中教諭嚴德政以彥回明書經舉訓導保寧府學
丁丑九載考績
太祖親擢為平江知縣明年
太祖晏駕彥回捧香進　京師給事中楊惟中等十餘人舉彥回
文學廉幹宜加擢用因引見
東角門遂陞知徽州府明年正月朝　賀以考覈稱職蒙　賜賞
賚十月丁郭氏憂徽民汪侃等百餘人詣
闕奏留未報己卯春彥回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首實于　朝乞
正名籍得宥為民尋有　旨復其原官留治郡事是年四月彥
回復上疏願乞終制遂命遷葬其祖母及父母喪畢即回郡供
職明年三月復泣徽逾年會北兵起彥回召募義勇赴援壬午
詔械送京師稟市妻妾給配

專精一藝有益於世凡二人附錄七人

元

周春谷號樂真黃石人幼有異質年十五走江右遍謁諸名醫
得方脉之秘凡診脉視病斷其生死無不驗者一夕夢人語之
曰聞君醫國手請上玉華樓既覺即戒家人治喪具示以死之
月日人初以為狂及期果卒年僅二十有八弟善卿亦業醫與
春谷齊名善卿子用文精瘍醫洪武初以行省檄為郡惠民藥
局瘍醫之師用中善療猝中之症用文子弼字士良號穀城子

其醫兼通內外科尤精百草之性鄉落中凡牛羊鷄犬之疾野老村嫗走求之略投以草藥一二品無不瘥者及卒鄉人凡有疾輒相與嘆曰安得如穀城子者療吾疾乎出岳志

國朝

方烱字用晦東廂人初學醫於蜀人虞仲文其察病一以六脉為主凡經其診視者治不治率一言而決嘗有一僧暴死口已噤矣衆醫皆駭散烱視之獨謂可治乃以管吹藥內鼻中良久吐唾數升而愈自是莆之名能醫者皆廢值歲大疫設鼎於孔道來求療者先使其徒診視相與審訂而後施治活人甚多烱為人襟抱高曠不屑屑於家人生產人有德其惠而酬以貲者貧則却之富則受而散於鄉隣以濟窮乏或道遇造橋砌路等義事輒以畀之其家囊橐蕭然無長物為性尤善吟咏工書法嘗與方氏時舉諸名人為壺山文會會友郭維貞貧無子既死烱率其友為殮葬之自號杏翁所著有杏林肘後方傷寒書脉理精微書傳于世出岳志等書

同邑鄭德孚國子監簿耕老之裔其先有隱于石門者故號石門鄭氏德孚初從吳司業源讀書穎悟絕人而未用于世乃從烱學醫精其術嘗扁其堂曰壽康蓋欲推其術以濟人而使之咸壽且康也後以為薦僊遊醫學訓科見吳司業源所著壽康堂記又有方士者烱之族人也字邦彥號拙齋亦精醫術以濟人利物為分內事自奉甚約惟拳拳於建先祠修祖墓凡尊祖敬宗之事雖甚費不憚為之人伏其義見林殿元環所著墓誌銘士之姪顯字文謨自號橘泉翁傳其家學一時號稱精詣而

其文行亦為鄉邦所推重云見宋僉憲所著傳

寓賢

唐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縣潘湖人未第時與林藴等讀書于莆之南山靈巖精舍又有別墅在福平山下登貞元八年進士第與韓愈李觀諸賢聯登相友善年四十餘卒于京師官終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助教崔群哭之甚哀愈為作哀辭李翺為傳李貽孫又序其文傳之葬靈巖浮屠之陰曰西平洋山其後裔自南唐保大間已居莆之井上有曰仲者宋熙寧六年諸科古田令仲子盼政和二年進士詳定司勑令所刪定官方建炎二年特奏名桂陽尉盼子直卿自有傳見宦業志

孔仲良宣聖四十一代孫高祖齊卿唐建中間為兖州司馬襲封文宣公曾祖文整齊卿之別子也仕歷南頓漂水縣尉與仲良皆居泗州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仲良以鄉貢明經仕貞元太和間歷全椒尉青陽丞至莆田令卒于官因家縣之涵頭鎮子孫散居民伍宋紹興乙亥朱文公過莆視其家所藏唐告身七通及家牒世譜與元豐板本襲封家譜皆合乃告守臣傳自得縣令邱鐸更其版籍為立宣聖四十九世孔宜戶而宜子幼夏遂以淳熙七年得預鄉書餘見學校志涵江書院下

宋

徐林字稚山吳人宣和中第進士少有持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林獨不附麗寧坎壈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

太府少卿出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劾秦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久之更化名為刑部戶部侍郎力勸樽節國用隆興初轉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非計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除知平江府辭旋乞致仕以給事中再召不起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號硯山居士林謫興化於鄭樵極所敬慕每聞樵語必手錄之（出舊志及姑蘇志）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縣人號網山從林光朝於紅泉東井間時稱高弟光朝卒莆人請亦之嗣居講席丞相趙汝愚帥閩辟亦之入書院待以賓友之禮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復從亦之遊及亦之卒又以藻繼之二人雖貫福州而居莆日久士之出其門者甚衆景定中藻門人福清林希逸守莆言其有道於朝有旨

並贈廸功郎希逸又即城山立祠以祀光朝及亦之藻而並刻其遺文為三先生集云

奸佞

昔吾夫子答顏子之問為邦既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示為治之法復告以放鄭聲遠佞人以為害治之防至其作春秋則不惟褒其善而必誅其惡並亦此意也近世郡邑有志人物有傳非徒以紀故實誇文獻而已亦將以端政化厚風俗而垂監戒於後世亦一郡一邑資治之史也然考其立例但取其善者錄之而惡者無紀為是豈吾夫子所以立法垂訓之意哉肆予於郡之先輩既采其善者以類相從為人物志矣而於奸邪誤國有傳載諸史冊者亦竊取吾夫子告顏子之意別錄為　卷而凡

一時黨惡以求速化者亦采輯以附于篇使夫官於斯者有所監戒而知親賢遠奸以善其政生於斯者有所法守而知崇德修慝以善其身其於世道亦或有萬一之助云作奸佞志

姦臣

僊遊縣

宋

蔡京字元長父準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累贈太師京嘗以父名改平準務為平貨京第熙寧三年進士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差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洲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涖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

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下備位承
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
知大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
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
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
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
幛扇帶之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
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
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
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
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

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
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
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
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
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
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
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
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
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
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
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于天下榷江淮七路茶

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綷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綷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溆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猺有省地猺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群猺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

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于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其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

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
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
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
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
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
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
其建所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
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受入
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
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
君父結奥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

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
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
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托爵祿以
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
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
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圍土聚徒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
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
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
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士者提舉
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
向背于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

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史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僩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脩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鋒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齎予無筭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接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

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柏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
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
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
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
韓柏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
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
至京呼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
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廼降制從之欽
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
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
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
年八十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
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
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退免輒
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
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為參商父子
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
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
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
儵先死攸脩伏誅條流白州死脩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
皆分徙遠惡郡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
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

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
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
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下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
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
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乃徙越夷
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
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
所迷惑詔從之以下兼國子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
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
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
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
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
親劄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
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
為惇迹易明下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
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下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下之
惡有過于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于此可見矣
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
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
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下云既犯法矣何用禮
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

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鄂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沿其親故送别之罪五也蹇序辰建者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權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禄大夫永年竟為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雖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遊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享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為端王每

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脩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儁游而攸用大臣子領神其間憒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晏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

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徙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傳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蔔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復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宦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修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名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

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瞑目
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
時臣日聞寇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
得用寇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待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佞臣

莆田縣

宋

方天若字彥稽儀之曾孫也祖正中泉州長史天若登紹聖四
年進士其廷對策大意欲崇復熙豐之制謂元祐大臣當一切
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
古今政事無此義理時胡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考
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第一
而天若次之置安國第三曾布言天若之策乃奸人附會之言
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門客章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之
言欺罔孰大焉哲宗頷之除漳州節度推官未行召對除秘書
省正字出為越州觀察推官再除館職復出為建州觀察推官
召為校書郎史館編修知無為軍提舉兩浙東路俄通判泉州
復還兩浙改提舉常平遷福建轉運判官湖南運使罷尋起知
泉州丁母憂服除改京西轉運使過闕留為著作郎兼國史編
修官遷秘書少監改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未行致仕先是元符
三年言官龔夬疏天若凶邪而京收真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
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願考證其

實以正姦臣之罪不報後百餘年族孫大琮讀其廷對策甚不
滿意云有文集五十卷出志備

僊遊縣

宋

許敦仁登元豐八年進士甲科崇寧初入為秘書省校書郎蔡
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丞遷右正言起居郎以為腹心敦
仁凡所建請悉受京風旨嘗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詔
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剛正起
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
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
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
諤所論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
卒靖康中諫臣呂好問論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顓竊國
命蓋指此也出備志

興化縣

宋

林自字疑獨唐瑞州刺史葦之後自莆田徙居興化之馬洋曾
祖慕舜永春尉祖仲舒國子博士自生而早慧淹貫群經尤邃
于易甫冠再舉禮部遂游太學元豐八年以上舍生優選賜第
郡人以兩優釋褐蓋由自始除太學錄時薛昂為太學正相與
黨附蔡卞競推尊王安石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
學術方議毀資治通鑑刻板陳瓘因策士問目引序文以明神

考有訓自駭異謂非神考之製瓘力辨之自乃曰縱是親製亦少年之文耳瓘謂聖人之學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慊遂不敢毀但寄令置之高閣而已除壽州潤州教授召還再除太學正嘗用卞意倡其言于太學曰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瓘以告章惇惇怒召自而罵之惇卞由是不恊方天若上書更欲誅戮元祐之人謂其嘗與自陰謀而自亦嘗有所論於朝其後哲宗既怒常立卞始皇恐改意而自滕文公之說亦從此不敢宣言于衆矣改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終宣德郎有周易解莊子解及詩文集子兄嘗上自所著書詔遷一資終朝奉郎通判泉州見宋續資治通鑑及編年備要尊堯集游洋志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六終